

# 半途上

陳敬泉

一、

西門攀過商場的玻璃欄躍下去之前，聽見一把聲音在耳邊清楚地說：「好想死。」

溜冰場人造冰地白皚皚，他俯伏著微微抽顫，像是聽見從地下傳來一個甚麼笑話，給逗得不得不吃笑。一灘鬱紅化開，像打翻了紅酒，而旁人此起彼落的驚呼聲漸漸糊成一片。

森剛買了兩客油雞飯，還有可樂，轉身過來，驚見西門一條腿已經跨上了欄杆，他登時脫口大叫：「不要！」整個食閣雜沓的喧嘩戛然沉滅，只剩一首流行情歌在黏纏。油雞飯掉在地上，可樂打翻。一張張詫異的臉孔。搶過去，可是太遲了。撲然一聲悶響，溜冰場慌惶失措。驚叫聲從一邊撕裂到另一邊，然後四面散開。西門伏在偌大的一片冰地上，抽搐了兩下，森眼前昏昏眩眩，模糊起來……

二、

面前這個來自蘇州的女孩二十二、三的年紀，上班還不到一個星期已經吸引了辦公室內所有男人的注意；不是由於她特別漂亮，或者特別性感，而是她的嗓子特別尖而響亮。每當她「呀」的一叫，玻璃杯子都彷彿要粉身碎骨，大家給嚇了一跳紛紛看過去，才發現她不過是打錯了個甚麼字，或者忽然想起得回個甚麼電話。

我把她請進辦公室來坐在我的面前，本來是

因為我是她的上司，不得不過問一下她工作上適應得怎樣？

「還好。只是嘛繁體字不是全都看得明白而且字典的查法跟我慣用的那本也不一樣可同事們都很友善很有愛心我得到了大家熱切的幫忙心裡覺得挺溫暖挺踏實反正挺像回到家的感覺……」

她一口氣把話說得抑揚頓挫，一浪接一浪，兩片薄薄的嘴唇不停地跳動，像同時按了「PLAY」和「FFW」鍵；我忽然生起一股衝動想要把手指伸過去卡在它們中間，看看音樂會不會突然終止？

留心看她，的確有蘇州女人得天獨厚的美人胚子和白皙皮膚；可是長了滿額的青春痘，卻有點倒胃。沒關係吧，青春無敵。

我看過她的人事檔案，是內地大學外文系畢業，來香港唸了個甚麼碩士。碰巧我們出版社正大張旗鼓進軍大陸，老闆大概看中她的中文夠地道，便以低於市價百分之三十的薪金僱用了她當翻譯員。

「謝謝老闆謝謝主任謝謝你們給我學習的機會我一定會好好把握不會辜負你們及單位對我的期望啊對了我得趕緊給家裡打電話報個喜呢！」

直率而天真的小女孩，心裡快活時誰也看得出來。一個星期以來，她像隻蝴蝶般在辦公桌之間穿來插去。昨天，她一股傻勁把一大

堆外電和財經訪問翻譯好，然後來叩我的門：「這些都弄好了，您請看看。還有別的甚麼要我弄的嗎？我討厭閒著沒事呢！」「邊個話你有嘢做？攞晒個疊快勞出去睇晒佢做個report俾我！」「……對不起，能不能請您說慢一點？」我木無表情地瞪著她，半天沒說話，看上去一定是很兇的了。她惶惶然低下頭，抱了文件在胸前逃了出去。午飯後我特地到超級市場買了兩支甜筒雪糕回來，若無其事地請她吃了一支。她吃雪糕的樣子，讓我心動起來。

為甚麼呢？這些年來我有過不少女人，眼前的她不過是黃毛丫頭吧。

### 三、

「張先生，你有甚麼想要告訴我呢？」何醫生穿著一套淺灰色西裝，結了深藍色領帶，架著金絲眼鏡，微微禿髮，坐在辦公桌後一臉沉實，看起來像一位銀行會計主任甚於精神科醫生。

西門整理一下思緒，平靜地說：「是這樣的，大約半年前我搬家，找到了十八歲那年寫的日記，讀起上來，一篇又一篇，直至半夜三時，那夜失眠了。」

「那年的日記有甚麼吸引你呢？」

「我認識了一個女孩子，戀愛了，後來分手了。」

「嗯。是怎樣認識的？」

「在街上遇見的。我剛下課回家，從公車下來便看見她站在面前，我呆了，傻兮兮地看著她，彷彿聽見一把聲音跟我說：『是她了，就是她了。』後來，我跟著她登上了另一部公車，從佐敦道一直到上水，我坐在她後面的座位，看著她的

側臉，卻不敢跟她說話。」

「後來還是交談起來吧？」

西門點了點頭，說：「到了上水，我跟在她後面下車，她忽然回過身來瞪著我，喝問：『你想幹嗎？』我很記得她那時的樣子，很兇呢。我臉紅起來了，低下頭說：『想認識你。』她綻開了笑容，發現我偷眼看她，突然又板起臉孔，扭身便走。我一語不發地跟在她身後，一直保持著三步左右的距離。那個傍晚我們默默地走遍上水墟每一條街，最後她停下來說：『我要回家吃飯了，再見！』然後一溜煙跑上了樓階，我這才知道那兒是她家。」

「後來便開始拍拖了？」

「對啊。很平凡，可是沒法忘記。有時候是我到上水陪她到處玩，有時候是接她到九龍來逛街。」

「為什麼分手了？」

「我那個時候書唸得不好，而她卻是個品學兼優的模範生。她家裡不喜歡我跟她來往。」

「就是這樣？」

西門猶豫了一下，輕嘆一聲，說：「……分手的那天，她跟我說，媽媽說書唸不成的人將來沒有出息，養不起老婆。」

何醫生沉吟了一會：「看了日記，除了失眠以外對你有甚麼影響？」

「我禁不住想念她。其實，已經是二十年前的的事了，她大概已經當了媽媽，可是我仍然沒法子不去想她。」

森一直坐在旁邊，這時插話說：「你不會為了一個二十年前分手的女朋友而想到自殺吧？」

西門默然。

張醫生問：「你覺得看那些日記跟你想到要自殺有關？」

西門顯得有點沮喪：「我不知道。也許是工作的壓力吧。我今年剛當上了科主任，工作量比從前大了一倍，尤其是行政工作，寫報告，做紀錄，根本騰不出時間好好備課。新學年剛開始，我班一群學生圍毆一個同學，報警了，校長命令我想出補救的辦法，不是救學生，而是救學校的名譽呢！他媽的，學生就沒救了嗎？……對不起。」

「不要緊，有時候說說粗話發洩情緒是有益的，我也常說粗話。」

森笑了一下。

「原來張先生你是老師，教哪門學科呢？」

「英文。」

「你不會相信，他第一次會考英文『肥佬』了！」森補充說。

「沒錯，我第一次會考七科不及格，我跟自己說，一定要再考，一定要考得很好的成績。第二年考了六科良，英文拿了個A。」

「你對自己要求很嚴格，對嗎？」

「也許是吧。」

「他很執著。有一次為了一個標點符號的用法跟我爭辯了整一個小時呢！忘了告訴你，醫生，我是個出版社編輯，公司常常出版英文書籍的翻

譯本。」

「張先生，我明白今天的老師工作壓力的確很大。」

「你看，我雙手的皮膚都潰爛了。皮膚科醫生說是濕疹，給我吃了三個月類固醇，可是從沒有好過來。」

「有時候皮膚的疾病也是壓力引起的。」

「這個我知道。」

「工作上有沒有可能放一個長假？」

「今年沒有可能請長假的了，我答應過校長今年中五班的會考英文科至少要拿二十個A！」

「這個目標可能達到嗎？」

「一定得達到。去年我教的會考班，只一個拿A，沒臉，我是最資深的英文老師啊！今年我要給學生地獄式操練，中五級每班得至少拿五個回來！」

何醫生皺了一下眉頭，想了想：「讓我們換一個話題。告訴我，你有幾次想到過自殺？」

「兩次。」

「是不是好像聽見有一把聲音叫你去自殺？還是只是一個念頭？」

「應該聽不見甚麼聲音，只是一個念頭。」

「嗯。那兩次有這個念頭的時候，你是在甚麼狀態？」

「都是在晚上，我一個人，在家。我獨居。通

常拿工作回家做，直至深夜二時才上床睡覺，翌晨六時起床。第一次是在上個周末，由於積壓了大量學生的作文還沒批改，打算開通宵。可是到了一時左右，我覺得渾身發燙，汗流不止，我沒辦法集中精神，愈是想坐下來繼續工作，愈是心神不定，甚至透不過氣，我不知所措，試過幾個方法要自己冷靜下來，可都沒用，後來我打電話給森，告訴他我想死……」

「我不會以為他說笑，因為那不是他的性格。我叫他出來見面，喝點甚麼吧，不要呆在家裡。」

「第二次在前天，整天在學校裡我的情緒壞透了，無緣無故的，總是提不起勁。回到家裡工作到十一時左右，已經很疲倦，於是躺到床上去，可是翻來覆去就是睡不着，自從看了那些日記之後，我不時會失眠，然而那一晚，我覺得腦子特別活躍，想很多事情，失戀的事，學校的事，英文文法的規則，細細碎碎，像是打翻了糖盤，然後，那透不過氣、不知所措的狀態又來了，我不停地冒汗，渾身發滾，我看著皮膚剝落得像給沸水燙過的雙手，覺得很煩厭，不，不光是煩厭，而是……討厭，我討厭自己，覺得自己一無是處！我叫自己冷靜，對自己說，現在已經是科主任了，過幾年肯定要升副校長，不是幹出一點成績了嗎？不知道為什麼，當我這樣開解自己的時候，反而覺得更加傷心，我可能哭了，我不知道。然後是那個念頭……不，是一把聲音！它說：『好想死。』我很害怕，我的手不停顫抖，醫生，我的確很害怕！」

#### 四、

森翻了一下白蘭遞上來的文件，故作嚴肅地說：「等陣我會詳細睇。我有嘢問你。」

白蘭楞了楞：「有甚麼事嗎？」

「你來咗香港幾耐呀？」

「快兩年了。」

「兩年？仲唔識講廣東話！」

白蘭窘著：「我好俾心機學架嘞，廣東話真是太難啊！」

「找個香港男朋友吧，不消半年什麼粗話也學會。」

白蘭忍不住笑出來，像酷暑七月在鬧市中心聽見雪糕車播放出來簡單清脆的音樂。森愛吃雪糕，他看著白蘭好一會，極力保持著那副嚴肅的臉孔。

「笑咩？」

「你的普通話說得真差勁呢。」

森的耳根發熱起來。

下班的時候，森用了一個很笨拙的藉口第一次約會了她——要教她說好廣東話。白蘭格格笑了一陣，爽快地點頭。

森把她帶到蘭桂坊一家餐廳吃晚餐，可是由於環境太吵，他們沒辦法說話。飯後，他們轉往顧客寥寥的一間小酒吧，森給她點了一杯鮮果雜飲，自己要了一瓶啤酒。白蘭盯著啤酒忽然說想喝，森把它遞過去，她小心翼翼地吐出了「啤酒」兩個廣東音，然後眯起眼淺嚐了一口，苦著臉搖著頭把它推回給森去。

「唔好話我知你未飲過啤酒。」

「飲過幾次，每次都係覺得苦苦地，唔好味道。」

「咁你又擺我支啤酒飲？」

「看看我自己長大了沒有。誰知還是那麼苦澀。」

森不禁失笑，怔怔地看著她喝小女孩該喝的果汁。然後，他們談了些甚麼森記不起來了，無論談甚麼他總有辦法把話題延續；他只在意她的唇，一直著迷地看著，從那兩片唇之間吐出來的不論廣東話或者普通話，聽上去也像音樂。

森喝了三瓶啤酒，覺得有點醉意，臉上熱乎乎的。

「想唔想食雪糕？」

白蘭像個饞嘴的小女孩，眼珠溜溜，抿著唇大力點頭。

於是，森領著她滿街尋找雪糕車，尋找那清脆簡單的音樂。白蘭問他為什麼一定要吃雪糕車的雪糕？森要她猜，故作神秘。

「有好多款式？」「唔係。再估。」「好抵食？」「好大大大杯？」「唔估嘞，你說吧，快說啊。」

森忽然凝重地看著她的眼睛，一臉認真地說：「雪糕車嘅雪糕，用極品奶油、天然香料，加上一百分遐想、二十年回憶，仲有一啲啲樸素、一啲啲清新、一啲啲無憂無慮，用音樂搞埋一齊而造成，嗰種滋味，你試過一定有辦法忘記。」

白蘭聽得楞了半晌：「……你要人！」

森的眼光落在她的唇上，怔怔看著，不願意離開，她留意到了，窘起來，雙頰紅暈化開。此時，雪糕車的旋律響起，柔揚而清脆，森一陣迷惘，才辨出是手機鈴聲。他回過神來，接聽電話。

「喂邊位？……Simon？你有嘢咁嘛？」

## 五、

這晚怎麼這麼熱？汗水不停地冒。空調壞了嗎？噢！藥吃了沒有？好像吃了，一、二、三、四、五。對，吃了。

你這雙手好一會壞一會，看，紅得真像猴子的屁股，皮膚一片一片脫落，彷彿是甚麼地方的一幅地圖？隱藏著一個甚麼秘密？唉，你這是受了甚麼詛咒？

何醫生說是調節系統失衡，血清素偏低，又說你忘記了最基本的健康常識。誰不想早睡早起呢？可能嗎？眼前這些學生的作文練習小山般高，還有工作紙、評估、進度表、同儕觀課、拔尖補底、英語朗讀節、英文日……統統還沒有準備好。明天教第幾課？

你說，2年C班那個叫王雅思的女同學不是有點像彤嗎？尤其是側臉，尤其是微笑。彤也三十八歲了，不知道當了媽媽沒有？她是哪個男人的妻子呢？你現在是科主任，再過幾年升副校，五十歲以前一定可以當上校長，她媽媽還會說你沒出息嗎？

過去式與現在完成式有甚麼分別？學生們總是搞不清楚。明天你打算鄭重地跟他們再解釋一遍，你會板著臉孔對他們說：「連過去式與現在完成式也搞不清楚，將來怎會有出息！」

那年會考彤曾經替你補習英文，可是你真窩囊！竟然不及格，而她拿了個A。彤一定對你很失望了，你怕她生氣，向她發誓明年再考，一定能及格。你知道她升上了預科之後，追求她的男同學都是品學兼優的。你知道要留住彤，你必須要考得好成績。於是你加倍用功，廢寢忘食，那一

年你開始心悸、手震、失眠，神經衰弱，對，就是那個時候開始。有一回你趕最後一班火車從上水回市區，在月台上突然眼前一黑，便昏死過去，在醫院裡蘇醒過來的時候，你不見彤在身邊，那種失落的感覺現在依然蝕在心裡某個角落。第二天彤沒有來看你，第三天也沒有，第四天你出院去找她，她說，悄悄的去過，你睡着，沒有把你叫醒。「從來沒有見過一個男孩子像你這麼弱。」她說病床上的你她看不下去，叮囑你以後多點留在家專心應付考試，不要跑到上水去，大家電話連絡好了。你其實不很明白她說「弱」是甚麼意思，可是你知道要「強」起來，便忍著淚水說：「不見就不見！」

去洗把臉吧，乾脆再洗個澡，你臉上爬滿的是汗水？王雅思的文章千瘡百孔，錯！錯！又錯！同一個錯誤她要犯多少次？今年會考班的水平著實令你擔憂，閱讀理解能力特別弱，二十個A拿不到的話，校長怎麼看你？同事們怎麼想你？你這個科主任還有臉幹下去嗎？你不獨別妄想升職，反而會被開除呢！不是嗎？那個混蛋副校長笑裡藏刀，推薦你今年當科主任不是另有目的嗎？他的面具你早看穿了！怎麼應付？該怎麼辦呢？連過去式與現在完成式也搞不清楚！呀，你為什麼要想到過去式上面去？文法規則對於對付副校長有幫助嗎？很熱。二十個A。王雅思到過醫院了嗎？你的手在抖，看見嗎？又來了。怎麼辦？校長怎麼看你？同事們怎麼想你？為什麼你沒出息？開除。弱。沒出息。你踱來踱去幹嗎？空調開了吧？打開窗會不會涼快一點？看穿了。地圖。秘密。彤，彤呢？窗打開了。不見就不見！錯！又錯！啊呀！你怎麼了？你……你究竟怎麼了？

## 六、

西門和森從醫務所下來，走在街上，很緩慢，很緩慢。

「不好意思，連累你兩晚沒睡好。」

「沒事。老朋友，別說客套話。何醫生的話你聽了沒有？你這是強迫症，第一件事要放慢生活節奏，更要多休息。」

西門點了點頭。身旁一輛的士掠過，他感到一陣悶風撲到臉上來。

「先回學校告假，再回家收拾一下，待何醫生安排好病房便立即入院，好嗎？」

西門緩緩點頭。他停了步，怔怔看著路上捲過的車流，出神了。

森打量著西門：「噯！你怎麼啦？噯！」

西門回過神來，轉過來看著森，強掙一笑：「沒甚麼。」

森半信半疑。

「肚子餓了。」

## 七、

穿過了灌木叢豁然開朗，再發力多攀數十步便登上了山峰。這裡看得見遠處的淡水湖和山下星羅棋布的村屋，另一邊，重重疊疊的山巒氣象萬千，晨光灑照，令人神馳。鬧市的匆促和喧囂在很遠很遠。

那是大學時代的事，西門和森認識了不久，都愛靜，都愛山，常結伴登山。他們從山腳沿著陡峭的坡路一步一步往山峰走，不說一句話，聽著自己的腳步聲和喘息聲，還有間或風嘯鳥啼。西門總是走在前面，不到山頂不願意停下來，森對於西門的堅忍和毅力甚為佩服，默默跟在後面，

奮力不落後太遠。

那天，仙姑峰上只得他們兩個，事實上，一眼看去，八仙嶺上沒有一條人影。不一會，雲層漸厚，天氣轉涼，風向改由東北而來。他們休息了一會，喝了點水，便朝黃嶺繼續進發。先是下坡，然後登湘子峰，走到不知是采和還是國舅，霧忽然聚攏起來，愈來愈濃，山下的景物已經看不見，白茫茫，前面的路只能看得清楚大約二、三十步。森開始有點擔心，可是西門卻若無其事，領在前面愈走愈起勁。

「噯，Simon，慢點。」

西門回頭過來笑了一下，卻說：「看誰先到達黃嶺！」

天朗氣清的日子，森就是明知道會輸給西門也樂於奉陪；可是今天不是太危險了嗎？他正想反對，西門已經拔足往霧裡跑去。

「噯，Simon！Simon！」

西門沒有回答。森只好加快腳步，小心翼翼追著去，西門的身影時隱時現。森記得前面純陽峰峰脊的路頗窄，亂石多，一邊更是懸崖；他憂心忡忡。

趕了一段，森再喊了西門幾聲，可是沒有回應，一片沉寂；等了一會，再喊，霧依然緘口。森獨個兒給鎖在濃霧之中，西門不見了。

森急急沿著山徑趕路，路旁草色迷離，他吃力地走過了拐李峰，下坡時腳下一滑，差點沒滾了下去，幸而只是臀部受了點苦。霧沾濕了山徑上的石塊，也沾濕了森的衣服，他覺得有點冷，看看手錶，卻是正午，午後向晚，霧氣不散的話，只會愈來愈冷。這兒雖然像個仙境，森卻不想死在荒野，他不敢怠慢，提起精神，踏穩腳步往前走，

不消兩個小時應該可以到達黃嶺的。

森沿著山脊再走了三十分鐘，路上多了亂石絆腳，他認得這兒就是純陽峰，於是加倍謹慎，步步為營。忽然，他聽見一個聲音叫他：「森！」他吃了一驚，楞住瞪著濃霧。

「森！」是西門。

「Simon？你在哪？」

「這邊。」

西門坐在山路旁邊一塊大石頂上，隱在霧裡。森看清楚了，走近去，才猛然發現大石飛懸山崖上，西門坐在石邊，雙腿懸空，危險萬狀。

「石頭濕滑，當心啊！」

「在這兒摔下去死定呢。」

「你……不會想跳下去吧？」

「老實說，剛想過。」

森想記西門眉宇間那彷彿與生俱來的憂鬱，登時有不祥的感覺。

倒是西門笑了一下：「放心吧，現在不想死了。」

「你今天有點怪怪的！」

「噯，你看，霧多大！它像不像成心戲弄我們？剛才還看得見山下的風景，讓你以為一切都會很美好。一轉眼，它要你失足掉下懸崖！」

「你讓我看著心慌，爬回來吧。」

西門沉默了片刻，忽然深深吸一口氣，向山下大叫一聲：「啊……」

叫喊聲沉進了山谷，沒有迴響，被濃霧吞滅了。森靜靜看著山下的迷離，片刻，搖搖欲墜。四周很沉寂。

森突然打了個哆嗦：「我快要冷壞啦！走吧。」

「對，我們趕快下山去，你得趕緊找個女朋友，轟轟烈烈地愛一次吧，趁著一切還那麼美好。」

西門慢慢回過頭來，綻開一笑，憂鬱卻依然化不開。

森一直記得那一刻西門深邃的眼神，還有心裡莫名地泛起的感受，像初嘗啤酒，苦澀的味道。

## 八、

白蘭睡得真像個孩子，她裸裡的肩膀被月色透過薄紗窗簾輕輕撫著，顯得更是潔白。森合不上眼，睜睜地看著天花板上單調的燈罩圖案，那些本來已經迷濛的記憶，不知怎的在眼前一一浮現起來。記憶愈是浮起，人就愈是沉重，彷彿在白茫茫的一片空間中無聲墜落，無力，無語。

彷彿，西門和森再一起登上了八仙嶺，半途上摸索著穿越那一片霧靄。





## 評審的話

張大春：我要特別強烈推薦這篇。因為他是一個強迫症的人，有自殺的傾向，當然這個強迫症很可能是憂鬱，這個不知道，透露一個旁觀的人去進入到一個有自殺傾向的人的世界。小說一開始，就是強迫症的人或者主角之一就摔死了，自殺了。整個小說帶我們去回頭一點點進入他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歷程。我覺得這篇小說一方面具有心理分析或者心理治療的實物技術，而且也刻劃出來城市中尤其是中產階級小知識分子的一種寂寞，非常典型，當然，唯一的問題，是有點曖昧，到底是哪一個人是哪一個人。兩個角色要看好幾遍。可是文字非常有魅力，或者讓我想起多年以前的七等生，但是它又沒有那麼怪。整個情調上來講，有點像早年的陳映真，這是我特別推薦的。

而且又小說透過可以說精神狀況異常的人所做的這些切片，人人都覺得這些都是我們生命中最沮喪的事情。這一篇有一些生活裡面的切片，看起來雖不像是很高調的，但它就好像切入到了一些生活裡面的東西。這些切片到了讓我們真正自己覺得自己沒有病、沒有強迫症、沒有想死的。小說涉及到的病，掌握題材比較真實，可是操作上換敘事觀點、切換敘事角度的時候，總覺得讀得非常不清楚。但寫作技巧很是熟練，運用時空倒錯的手法以及心理治療者被治療者之間的錯位的、寫實的、具體的、細節的敘述手法，以及具有實務價值地反映了憂鬱症患者也可以說是正常人自殺欲望的本質。

陳冠中：小說當中很多談到自殺或者死亡或者很多精神狀況的問題。這篇寫得是非常極致的，就是用挺狠的手法。如果，溫溫吞吞地寫這個題材，就沒有甚麼力量了。

## 得獎感言

寫作，我是半途出家的；可就是愈寫愈愛，提筆（或是打開電腦）寫作，漸漸成為了生活常態。

說這是一條不歸路似乎過於沉重。我覺得該以遊戲視之，途上嬉笑作樂，無限好風光。

寫（半途上）也是抱著遊戲心情，拼圖遊戲，猜謎遊戲，瞎子摸象的遊戲。

參加寫作比賽的經驗是有的，得獎的經驗是有的。這回得獎，依然暗暗高興，真不像話。

有獎項的誘惑和鼓勵，提筆多了一個誘因；沒有也無妨，寫作的過程自是樂趣盎然，心滿意足。

寫作有如登山，有時愛攀頂峰，有時喜歡坐看雲湧；沒有半途而廢這回事。